

Y A O N I E

大 幻 想 文 学

妖 孽

彭 懿
著

2
鹅耳和妖湖传说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YAONIE

大 幻 想 文 学

妖 孽

2
鹅耳和妖湖传说

彭次
吉 著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妖羣/彭懿著.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1. 8

(大幻想文学) ISBN 7-5391-1816-4

I. 妖… II. 彭…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2819 号

妖羣 彭懿著

出版发行 21 世纪出版社(江西省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邮 编 33000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0,001—3,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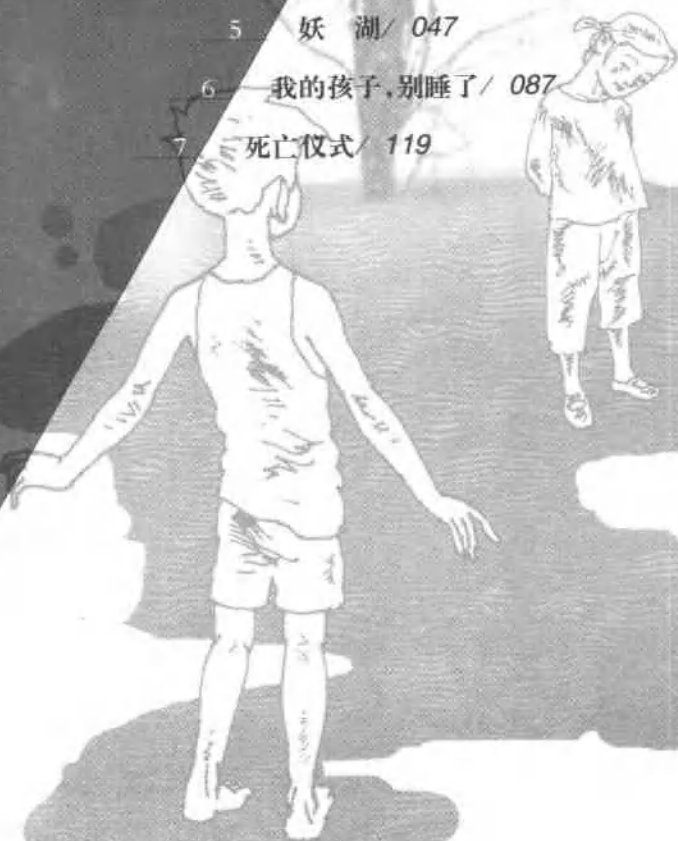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7-5391-1816-4/I·447

全套定价 19.50 元(共三册)

(21 世纪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4 十一月豆娘 / 001
- 5 妖 湖 / 047
- 6 我的孩子, 别睡了 / 087
- 7 死亡仪式 / 119



4

十一月豆娘



鹅耳这天早上是被冻醒的。

十一月中旬的西北，虽然，还没有到飘雪的程度，但是窗子已经结上了一层薄薄的冰凌花。好冷，一屋子的风。

他把脑袋钻出被窝哈了一口气，眼见它变成一条小白龙游走了。

奶奶早就起来了，爸爸又是彻夜未归。

他爬起来，走进奶奶房间，瞥了一眼，发现风是从窗上那个窟窿眼儿里涌进来的。

奶奶昨晚糊的那张牛皮纸，早就掉到了地上。

这一瞥，他的火又被勾了起来。

可恨的麦田圈！鹅耳哼了一声，他的眼前又晃动起昨晚那一串逃往妖湖的背影。他不明白麦田圈为什么要领着两个死党来砸他家的玻璃：今天我一定要问个清楚……这时，“喵”的一声，他发现自己踩着了那只白猫的爪子，就听到一声惨叫，它夹着尾巴一瘸一拐地从门缝里逃了出去。

找奶奶告状去了吧。

奶奶告诉过孙子，它不是一只普通的猫。

奶奶说它是一个精怪。

他们家本来没养猫。主要是爷爷不喜欢猫，爷爷说猫里外不分，还说狗是忠臣猫是奸臣。

但今年冬天，有一天半夜，爷爷突然坐了起来，他捂住心口，一头大汗地对奶奶说：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只白猫把我咬醒了，它领我爬上一座高塔，这时我看到一个黑乎乎的怪物从地底下钻了出来，它尖叫着，直朝一个小男孩扑去。等那个小男孩跑近了，我才看清楚，他原来是我们家的鹅耳……奶奶说，你可能是太想小孙子了吧？第二天，半夜里爷爷又坐了起来，他告诉奶奶说他又梦到鹅耳和那只白猫了，他说，鹅耳被一群黑鸟围住了，是这只白猫扑了上去把鹅耳救了出来……第三天，爷爷又做了一个梦。不过，这次没有梦到鹅耳，只梦到了那只白猫。它拦在门口，说什么也不让他出去。第四天，爷爷没有做梦。爷爷这天晚上死了。这天睡到半夜，奶奶突然发现爷爷不在了，喊，也没有人应声。她急忙披上大衣奔出门去，看到鹅毛大雪已经住了，有一行脚印一直延伸到后院的那口井边。她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那井早就废了，平时上面压着一块旧门板，可今天它却黑口大开……爷爷被人从井里抠出来时，早就冻成一个冰坨子了。爷爷死了，不会说话了，奶奶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爷爷为什么三更半夜会爬起来去看屋后面的那口井。她想，一定是爷爷睡糊涂了。爷爷下葬的那天晚上，她听到有人敲门，就下地把门打开了，一看，月光下是一个从未见过的女孩，女孩怀里还抱着一只白猫。而奇怪的是，那只白猫一看见她，竟像见了亲人似的，“喵”的一声就亲切地扑了过来。等她追出去再看那个女孩时，发现那个女孩已经不见了……

奶奶解释不了这只白猫为什么会三次出现在爷爷的梦里，它在暗示着什么呢？

她不知道。

她只能把它解释成一个精怪。

她留下了它。这是一个神迹，如不是神迹，梦里的白猫又怎么会在现实中显形呢？

这时，他听到奶奶在后院气呼呼地叫他：

“鹅耳，你给我出来——”

出了什么事呀，这么大声？

他揉揉眼睛走出去。

奶奶指着那只趴在那里“呜呜”叫个不停的白猫，冲着他，劈头盖脸地数落道：“你呀你呀，你用什么东西把它扎成了这个样？造孽呀，你看你把它扎得满脸是血！”

鹅耳连眼皮也没抬一下。

“发这么大火干啥？我不就踩了它一脚吗？”

他轻描淡写地顶了一句。

奶奶颤巍巍地扑过来，扯住了他的耳根子就往前拽：“你还犟嘴，你当你奶奶是个瞎子啊，”她真的气急了，使劲一轮，鹅耳歪着脖子“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这是踩的吗？你说，你是不是用剪子扎的？”

这下，鹅耳明白奶奶为什么勃然大怒了。

这时他正与那只猫处在同一个视线上。

他几乎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三次出现在爷爷梦里的那只猫，不，那个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女孩抱来的精怪……不不，总而言之那只白猫劫后余生地趴在那里，一条前肢抽搐着，像鸡爪子似的抽成了一团。说



它劫后余生，是因为它一脸的血污，整个左半拉子脸被舔掉了一层皮，说一巴掌掏得可能比舔更为恰当一点。肉都露了出来，不停地往外冒着血沫子。这猫是呆掉了，哑了，脸被掏烂了都不会尖厉地叫上一声了。

“这不是我干的……”鹅耳叫起来。

这是野兽干的，是狼！

奶奶想想也是，这么狠，鹅耳怎么下得了手呢？

可狼在哪里呢？

这时他和奶奶的视线移向了三米开外的那口水井上。他们发现，白猫的目光一直就没离开过它。

那目光里透出一种说不出的惊恐。

奶奶满腹狐疑地挪动了一步。

爷爷死后，这里就成了她的禁忌之地，她怕看到那口枯井。但是现在她看到，压在井上的门板被谁掀到了一边。

莫非是狼掉到了水井里？

可狼在这里已经绝迹四五十年了啊。

奶奶嘟囔着，从地上操起一块石头，就是她昨晚抛到后院里的那块石头，朝井里投去。鹅耳冲过去想拦住她：“那是罪证，那是麦田圈砸我们家玻璃窗的罪证……”但已经来不及了。就听到“嘣”的一声，石头落到了井里。也就是在这一刹那，他看到奶奶脸上的表情突然僵住了，她脱口而出：“井里怎么有水了？”

是的，鹅耳也听到了水声。

奶奶不再犹豫了，跑过去一看：天哪，满满的一井水！

她瞠目结舌地说不出话来了。

这井已经枯了十几年。要是按她的心愿，早就把它拿土给填上了，但爷爷活着的时候舍不得填，他喝惯了井水，他说说不定哪天龙王爷发慈悲会让井里重新冒出水来。结果，唉，留下这祸根……龙王爷没等到，他倒栽进去见阎王爷去了。爷爷死后，赶回来奔丧的儿子劝她说，填了吧，免得日后出事，但这回是轮到她死活不肯填了，她涕泗滂沱地说：别让你老爹在地下烦心了，他不让填，就别填了。

枯了十几年的井，怎么说有水就有水了？

她憔悴的影子映在井水里。

过去她只是知道，整条街上只有疤脸单红旗那小子家的井没枯。但她从没去看过。她恨他，她一直对这个差点置鹅耳爸爸于死地的坏小子深恶痛绝。她把账记在了他的身上，不是他，儿子就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有一次，自来水厂断了三天水，街坊邻居都拎着水桶排队到疤脸家去汲水，惟独她不去，她说她宁可去妖湖边上那个水洼里舀水喝。有人皱着眉头劝她，说水洼里的水脏，还淹死过一个小孩，你能喝下去？她沉着脸把声音至少提高了八度：“照喝不误。我怕那个疤子下毒，他干得出来，他小时候干过比这还要歹毒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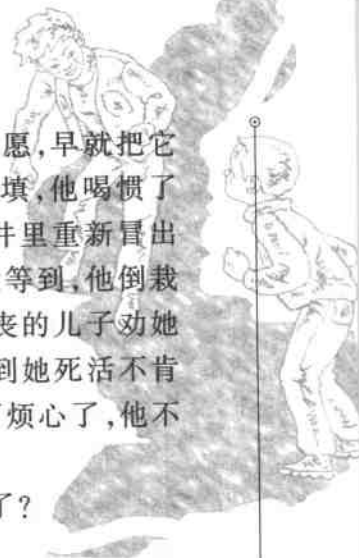
鹅耳也凑了过来。

他扯着奶奶的衣裳，猜测说：

“是头水怪吧。”

“别瞎扯。哪来的什么水怪，我看你像头水怪。”

话尽管这样说，但奶奶还是把他从井沿上拖了下来，仿佛害怕有只毛茸茸的爪子会贴着井壁伸上来似的。



鹅耳扮出一副龇牙咧嘴的鬼脸：“不是我，是我爷爷变的水怪，”说到这里，他还故意回头朝那口井瞄了一眼，叫了声不好，撒腿就逃，“啊呀，爷爷从井里爬上来喽——”

奶奶气得在后面直跺脚，叱骂道：“你作践你爷爷干什么……”

鹅耳丢下她，往屋里跑去。

他还要上学哪。

头顶有一个红色的亮点一闪而过。他没看清是什么。

他只是听到奶奶一个人在那里发牢骚：“这天是怎么的了，一会儿这边天大旱，一会儿那边发洪水，冬天不像冬天，夏天不像夏天，连口枯井也冒出水来了。再下去，妖湖恐怕也要水漫金山了。”她把早晨的这一诡变也归纳到天气的异常中去了。她晃着头，“厄尔、尔……诺……”她干瘪的双唇翕动着，她大概是想说“厄尔尼诺”，这些天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谈的都是厄尔尼诺，但她却在“诺”这个音上滑了出去，成了：“诺、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连她自己也不忍俊不禁。“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这个名字，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听，已经听了几十年了，一下子就滑到那上面去了。

她弯腰抱起猫，进屋上药去了。

“你说，是哪个挨千刀的把你抓成这个样子的……”

水井暂时被人丢在了那里。

鹅耳和奶奶都没有看到，就在他们离去之后不到十分钟，从井下就迸发出了烂漫奇诡的光彩。

但它只是鬼鬼祟祟地闪了一下。

与昨晚麦田圈在水洼遭遇的是同一种颜色。

一个巨大的东西从井里探出头来。因为这口井在房子的左侧，视线没被挡住，从这里，刚好能够看到前面院子的大门。

它看到，一个背着书包的小男孩跑了出去。

刚才就是它让井里溢满了水。没有水，它就无法从井里探出头来。

二

鹅耳出门时，就看见了那个红穿衣裳的小女孩。

她大约四五岁的样子，倚墙而立。

说是墙，其实也只有鹅耳一个人管它叫墙。这里原来竖着一块牌坊，因为再过去不远就是那片水洼，过去村民迷信风水，把这里看成了落鱼滩村的水口，故竖牌建祠。可惜文革时，祠被推了，这块百年古牌坊也毁于一旦。牌身早就不知去向了，只剩下四段残柱还没有为流沙壅埋。它就在鹅耳家的对面，他还在最高的一段残柱上找到了小孩子三十多年前留下来的一行歪歪扭扭的字：打倒疤脸单红旗！不是墨写的，是刻在石头上的。奶奶那天抚摸着它，泪里含笑地说：“是你叔叔写的，是你爸爸在妖湖出事以后你叔叔写的……”

当时他不知道谁是疤脸单红旗，奶奶也没有讲给他听。

但今天他知道谁是疤脸单红旗了！

他还知道麦田圈单双就是疤脸单红旗的儿子。

这新仇旧账，他要一起算。



“哥哥，哥哥——”

小女孩一看见她，就张开双臂奔了过来。

这是一个皎美俏丽的女孩，最初看到她的一刹那，鹅耳捏住书包袋的手一下子攥紧了。

似曾相识，他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小女孩。

是在记忆里。

红衣裳女孩还在向自己奔来，但就在这时，一片炫目的白光“哗”地一下倾泻过来，他顿时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好险没有摔倒。睁眼再看时，她就像被一只巨掌推开了，被阻隔在了风雨剥蚀的时间的另一侧，变成了蠕动在千百年之外的一粒小小的黑点。鹅耳再也看不清她了，他发现自己正在朝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地方坠落。这种感觉，昨晚在妖湖的铁轨上也曾有过。他在时间的长河里逆向而行，记忆的碎片像鹅毛大雪一般地朝他涌来……

那个光亮处历历在目了，又是昨晚那个神话中的白雪皑皑的湖。

然而没有那头妖孽。

他只是听到了一个声音。

一个女孩的撕心裂肺的声音浮荡在冰封的湖面上：

“哥哥，把哥哥还给我——”

是妹妹啊！

这时，有一个红色的亮点飘了起来。

……

有一只小手在晃动他的衣襟，把他摇醒了。

他从时间之河里浮了上来。

“哥哥，你怎么了……”



一个脆生生的声音在他耳边紫响,是那个红衣裳的小女孩。

鹅耳人回到了现实,但意识却像蜥蜴的尾巴一样还残留在神话的断层里。假如幻觉不被打断,那怕是再持续半秒钟,他就会看清那个红色的亮点是什么了。他奇怪,在幻觉中怎么会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妹妹?那个小女孩就是他的妹妹。而且,他还会热泪盈眶。这时,他听到面前这个小女孩害怕地问:“你哭了?”

一摸,真地漾了一脸的泪花。

鹅耳没有妹妹。

但是他就仿佛曾经有过一个妹妹似的。

他就愣在那里。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却又什么都想不起来。

十岁的鹅耳说不清这种体验。

他觉得昨晚与今天,至少有两次自己变成了两个人,一个是实的,是站在那里的他;还有一个是虚的,是一个逆风在时间长河里飞翔的他。虚的他候鸟迁徙似的逆着历史飞向那个遥远的神话的源头。他已经飞抵了它的上空,看见了若干片断,但更多的故事还遮蔽在云雾之下。而最让他迷惘的,就是在神话中还有一个他,起先他以为这第三个他是他的投影,但不是,那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少年。就是这个少年在召唤着他,他们正在叠化成一个人。

不是他,而是神话中的那个鹅耳有过一个小妹妹。

但我们的鹅耳现在还不知道。

小女孩亲昵地仰着小脸说:

“哥哥,你上哪去了,桔梗姐姐一直在找你哪……”

这下鹅耳笑了。

这个花妖一般可爱的小女孩认错人了吧。

“谁是桔梗姐姐？”

“桔梗姐姐就是桔梗姐姐呀！”

“可我不认识她！”

“你怎么会不认识桔梗姐姐？你们还在一起逮过雪狐哪……”

“瞎说！什么雪狐啊？”

他捏住了她的小鼻子，说：“喂喂，火车到站了，你快醒醒吧。”他把她捏得翘起脚尖直叫，这完全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因为他在小女孩的眸子中窥到了一团梦一样不可解释的东西。

他叫道：“你不是在梦游吧？”

但他又觉得不像。

“你才梦游哪。”

小女孩吊在他的手腕上咬了一口。

他撒开了手。

他看到腕上有排浅浅的牙痕。

他推开她，不耐烦地说：“我不是你的哥哥，我没有妹、妹妹。”说这话时他稍稍结巴了一下。真怪，他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脸红，自己都觉得好笑，就好像他在撒一个弥天大谎似的，但他确实没有妹妹啊。他看到小女孩惊愕地瞪圆了眼睛，有点失望，就蹲下来认真地说：“我真的不认识你，也不认识什么桔梗姐姐，你肯定是认错人了。”

“可我是你的妹妹啊！”

小女孩带着哭腔喊。



“我是豆娘……”小女孩委屈地哭出了声。

“豆娘……”

鹅耳看着这个谜一样的小女孩，有点不知所措了。

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什么叫豆娘。

他以为这个小女孩脑子有毛病，怎么死乞白赖地要当人家的妹妹呢？正在这时，奶奶一把将他拽回了院子里。

豆娘还在外面叫：“妖孽醒了，妖孽醒了……”

他听不懂她在叫什么，他只是看到奶奶厌恶地皱紧了眉头，看到她关上门，又往地上泼了一瓢水，就扭动腰肢在院子里转开了圈：“天灵开地灵开，小妖精快走开……”

“奶奶，大清早你就跳大神？”

她一个人嘟囔完了，才气喘吁吁地对孙子说：“我是在驱邪哪！门外那个女孩是一个小妖精。”

鹅耳不以为然地笑了。

奶奶真能瞎扯。

他以为奶奶是在逗他玩，但奶奶一脸的严肃。

“她是疤脸单红旗后娶的那个女人带来的孩子。”奶奶本想说“捡”，但话到嘴边还是改成了“带”字，没有必要让鹅耳知道一段捕风捉影的传闻。

那、那她就是麦田圈的妹妹了！

鹅耳顿住了。

这倒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可他觉得奶奶今天有一点反常。就算她是麦田圈的妹妹又怎么样，一个六十来岁的人也犯不着大动肝火，去迁怒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呀。

一定事出有因。

奶奶没有告诉鹅耳，奶奶忌讳这个小女孩，是因为第一眼看到这个叫豆娘的小女孩时就打了一个寒战。

直感告诉她，这是一个巫气重重的小女孩。

那是个雾天，早上一推门就看见这个小女孩从漫天迷雾中浮现出来。奶奶从来都相信直感，她蓦地一瞥，眼睛顿时就花了，以为看见一个小妖精正在袅袅娜娜地朝她飞来……那是鹅耳他们父子回到这座小城的第一天。那时奶奶还不知道她就是传闻中的小妖精，但已猜出她是谁了。小女孩就蹲在门外，一圈朦朦胧胧的光晕包裹住她那娇小的躯体，好像从天上飘然而至。几个早起买菜的老婆子凑过来，贴在奶奶的耳根边上嘁嘁喳喳地说：“这就是疤脸单红旗新讨的那个娘们的女儿，邪气吧，没错，绝对是一个来路不明的小妖精。”从那天起，这个叫豆娘的小女孩就一直在她家门口转悠。而奇怪的是，在这之前她从来就没见过豆娘，虽然她们就住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一条街上。

这多少让她心里有点发毛。

她们所说的来路不明，不是说豆娘是一个野种，而是暗寓她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谣传她是一个妖魅，不是鬼，这奶奶相信，小女孩身上没有那种让人战战兢兢的鬼气。奶奶惴惴然是因为有关豆娘身世的那个传闻，尽管它荒谬到了不可信的地步，但它还是让头一次听到它的人头皮发怵。

豆娘妈，就是现在成了麦田圈后妈的那个挽髻女人，叫沈圆圆，是个命运多舛的女人。她本来是一个上海知青，熬了几年，实在是受不了西北大漠的干旱与风沙